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書畫彙考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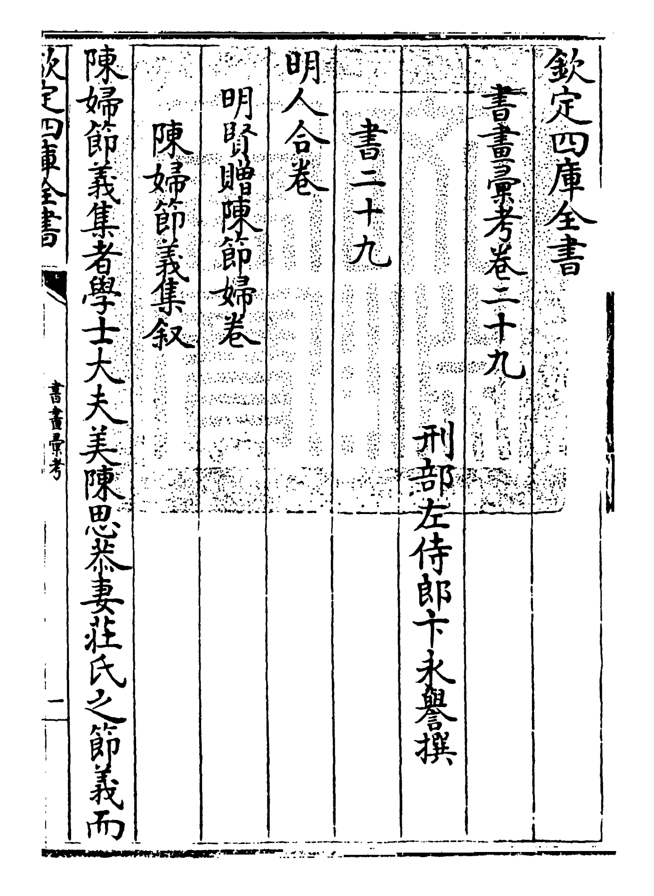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書畫彙考卷二十九

刑部左侍郎卞永譽撰

書二十九

明人合卷

明賢贈陳節婦卷

陳婦節義集叙

陳婦節義集者學士大夫美陳思恭妻莊氏之節義而

稱述詠歌之莊之子寳生因集其見於詩文者得若干篇而其傳則蜀郡王彝之所作也寳生他日復請彝名其集而併序焉乃叙之曰予觀陳婦莊之節義爲之慨然以作以爲關雎之化其不行於天下也亦已久矣而莊也乃能如是焉豈由於被上之化而然歟抑其性然也嗟夫天地如此其大且遠也其生人也俄而有耳目口鼻四支百體男女飲食之欲焉固亦與蟲魚鳥獸等也以言其生之身則七尺之軀爾以言其生之期則百

年之頃爾而乃有處億萬里之間而屹然以立寓億萬年之内而赫焉以著其忠孝節義如古之所謂大丈夫者亦不難也然而以為難者何也忠孝節義如古之所謂大丈夫者少也莊媍人也而生於泉泉南裔也其俗趨商而競賈而莊之夫固商也自海鹽來為贅壻葢既生子而輒浮海以去去而無聞者五年莊能卻所傳聞而必其生還及其旣還而復去去而溺海以死莊又能誓死不嫁以成其五歲之孤嗚呼莊婦人也非世之所

謂大丈夫者而何其有節也然莊又能贖田數千里外授其夫前婦之子在彼外家者使得以就食且能為夫償其友宿負使彼得之以脫於禍難又宅節婦所難能者焉嗚呼莊固非世之所謂大丈夫者又何其義也然予以莊而較夫世之所謂大丈夫者類皆儳焉而生忽焉以死而其為忠與孝者葢亦難矣莊婦人也為節與義而有不難者葢古之所謂烈婦云者皆為其大丈夫之所難為而今之所謂大丈夫者乃反欲為其婦人之

所不為也其相去何遠哉或曰莊之性然也然莊之性
與天下之性皆然也與天下之性皆然而莊之性獨然
也其相去又何遠哉莊寡居在至正間凡廿有六年至
國朝洪武四年年五十有六而賓生已逾壯母子慈且
孝葢亦有可書者雖然予所書又豈獨以莊而已歟故
名之曰節義集而叙之者於以為天下後世勸也是歲
辛亥秋九月叙

陳節婦傳并詩

莊氏海鹽陳思恭妻也泉州人順帝初莊年二十四思恭以商來因贅為壻一年生子寶生旣四月思恭去商海上久而無聞人往往曰死矣莊乃畫屏其容飾若有所自誓者莊旁無內外親然能自養其父母及死且葬無所於依鄰媪諷以更嫁莊曰甚哉媪之不祥也媪以為吾夫果死歟誰見之者果死吾猶有吾兒焉吾育吾兒吾夫猶不死也媪去不復敢言莊嘗閉戶以織忽聞有叩之者驚問焉曰我也若思恭然啓戶果為思恭思

恭乃漂自某國而還至是去已五年矣其年思恭又浮海去遽以溺死聞時寳生甫五歳莊居喪務紡績為家業旣而遣寳生就外傅人聞莊賢而有容且讀書有欲娶之者託思恭鄉友介女婦以為言莊泣謂女婦曰吾夫前數年人以為死矣時吾兒財出襁褓吾尚有望於吾兒況今又漸長吾所以不死者庶幾其有成爾女婦曰生與死成與否顧可必哉莊又泣曰即不幸而吾兒死吾且與之俱死幸而不死或不才吾亦惟老且死期

不負吾初心過此不敢知也又曰若之為斯言者誠自謂吾夫友爾為吾夫友而為斯言非吾夫友也因謝絶之初思恭來泉時有前娶婦生子曰寶一在海鹽外家思恭死二年莊曰寶一年已十三歲矣今誰賴焉且彼所生與吾所乳均出吾夫固均為吾子吾聞吾夫有田在彼而質於人可復也乃使人遺寶一錢四千緡俾贖以自養思恭嘗貸其友石章錢五千緡章至是負船司錢繫獄中莊曰生而稱貸於人死不可使有負也傾所

餘財償之寳生性亦慕義稍長即往溆浦拜寳一為兄寳一欲分與以其田辭不受他日寳一死復為長育其孤女君子謂莊之教焉史氏曰洪武初詔修元史予執筆從史官後比子在元末嘗為莊作傳附野史今元史有貞節傳焉莊生元世史官曰宜傳然生者不預也既而曰姑述之莊今生逢有明而身猶康强其亦有所待哉方下詔時不以屬儒臣之嘗食元禄者而以命今史官與未仕士豈無所為而然邪夫忠孝節義為聲教先

今國史如傳貞節莊固其人歟然則莊不預元史者非削之也

妾生南海涯窈窕如秋花鄰娃不識面千里隔窗紗一朝嫁夫壻共在桐城住門前有舶船便欲為商去驩好百年身今年涉兩春象牀銀燭下生此玉麒麟轉頭才四月忍作生離別臨行豈不聞懷裏兒聲咽相勸莚前酒綠髮濃如柳撾鼓起開颿參差掛牛斗獨閉香閨臥相逢夢邊過倚戶夕陽時不見南歸柁依稀四五年顱

影自知憐相傳夫壻死真贋尚茫然脫却繡襦襠蓮腮
淚萬行妝將望夫淚鱠鯉獨升堂堂上雙親老都憐外
孫好如何妾薄命再哭妣與考隻影坐空帷依依郝下
兒兒能學人語口授柏舟詩經年機上織掩户秋苔碧
俄聞叩户聲鵲語檐前日開扃見夫面翻疑眼生眩喜
極却成哀淚迸春空霰兒長至父腰再拜可憐嬌搴衣
怕父去愁見港中潮歸家三涉秋販寶復東游蠻巫作
神語滄海日安流有約明年返別來期未遠怪夢不勝

悲桑田海清淺明年訃音至命與青天墜剪紙獨招魂江流寫雙淚妾欲赴黄泉兒生未十年提携令長大待與父齊肩啞睬鄰家媪不死何為老殷勤諷巧言榕生根可倒妾自願為人人誰亂烏羣它年泉下路尚欲見夫君夫君前有婦生兒在澉浦年是妾兒兄何須口同乳念彼孤兒隅辛苦謀衣食妾聞夫有田質在他人宅賣妾金鳳釵轉寄外家來説與孤兒道持此贖田回妾身自有子生理在十指紡績不曾閒供渠買經史鎰前

雪滿窗白髮幾年孀課兒終夜讀不暇計更長兒今長
似父祀事真堪付春秋稱孝子銜哀進觴俎妾老兒方
壯前期百年養不負妾初心少畣夫深望有婦佩宜男
如兒奉旨甘一飲知姑恩嘗羮至再三焚香禱夜初細
語在階除願婦同兒老毋為妾與夫洪武三年夏五月
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烏傷王褘譔

陳節婦詞

妾家溫陵近南浦嫁得良人業為估良人長年愛遠遊

不敢新妝映門户販寳遥聞去百蠻朝朝海上望青山

不仁無那蛟龍横漂没孤舟不得還君非渡河老狂父

波濤如山何不顧尋屍便欲赴窮淵膝下嬌兒誰與哺

十載空閨守寸心滄溟水淺恨情深願身不化山頭石

化作孤飛精衛禽史官髙啓

一從抱節守空臺應念良人海上商萬里信還夫已歿

十年身在子方强濤翻怒鰐歸魂慘鏡掩離鸞别恨長

無計可尋屍共穴柏舟腸斷衛共姜

綠綺休彈別鵠吟此生恩義重黄金離魂海上愁方接遠容天涯信已沈心事不隨山石轉淚痕應共水波深文章太史吏生筆一節高門暎古今　吴郡謝徽

黄鵠詞并序

余讀史臣王君彛所纂陳節婦傳事核而詳詞嚴而正其叙彛倫厚風俗豈小補哉然切有感焉夫婦人道之常守節葢不幸也頃自兵興婦人女子死節於鋒刃之下而湮滅無聞抑不幸之中又不幸者焉今陳節婦莊

既有賢子以表明之又得史臣之文以紀録之斯不幸之中有幸者與其子寶生出此卷求詩予既髙其母之行又嘉其教子之有成也廼製黄鵠詞遺之俾歌以壽母云其詞曰

黄鵠一舉兮溟海無折鎩翮龍淵兮羌不可以復生雌矢死而靡它兮念其故雄宛頸哺子兮子翼以成匪精衛兮填海以平誓偕骨兮同歸九原汝陽袁華

節婦賦

溫陵陳婦莊喪夫守義著卓卓之行太原王行爲著節
婦賦嗚呼古之人有賦寡婦者已然寡婦之賦賦其情
節婦之賦賦其義以義制情情有不足言矣賦曰
厥惟生人元化萃靈陰陽合并妃耦廼成天倫肇初本
由伉儷有典有常人道斯貴夫婉于君妻之曰齊一適
不貳再醮匪儀衛姜之貞君子攸歸前脩令猷遺武堪
履姬數既過衆禮蕩然詎之紹之孰返其元惟姜之倫
乃或時見於識降衷治亂靡間淮陽杞陳譙郡存曹然

諸旣賤婦節以高出目示心解腕潔已寧不愛身義激所俾遥遥炎陬薄海之邦亦有其儔某名氏莊歸陳越期所天遠賈浮船鯨波漂入番土歲行五移無聞及家恃失怙喪疇依以居益勤女紅以衣以食拂禮有言拒勿使至我儀修還室家欣欣豈曰舊姻載敬載賓俄訃羣謀復趨海路雲濤震崩竟以溺訃哀哉且喪揆度是遵遂令遐荒謂曰有人煢煢處嫠悴容毀服保育我孤蘄茂陳族令淑外聞厥德之修咸金而慕覬茲好逑有

強委禽甘言怳之慨忼自誓莫或遂之字孤亦成好學

嚮善幾三十年家日滋衍夫人所為固各有志曷克其

完得彼失此吁嗟維莊天實相且復全于義無傷厥軀

伊人之良可稱孔有而此大節衆善之首易著咸恒詩

始關雎刪之贊之聖人慎諸慎之云何風教之原茍不

是重人道泯焉嗚呼吾人見善宜紀爰徇信辭竢采于

史

嗚呼節義之感人也深矣自兵革之興廿有餘年中間

以婦人女子建大節于當世者固不少觀其引義自決視死如歸誠有古烈丈夫之所為者然亦有為一時忠憤所激要之於久未必皆然而感慨之士猶且伸紙染翰惟恐書之或後雖歷年之久其休光遺韻焯焯在人耳目求其能如陳母之秉心堅貞於三十年之久紡織教子以復先業者又何其不多得也方諸古人可謂無忝閫風興感之士宜何如哉予雖不獲升堂拜母一睹德容觀夫太史王君常宗之傳與叙既許其節復許其

義屢書之不一書之信乎其不我欺矣遂為擬騷辭之

一章云辭曰

海之南兮魚龍湫塵冥冥兮瘴烟浮繄清淑兮殊異羌

聲教兮邈悠彼有孀兮賢姱夫君一去兮三十秋鸞孤

兮弦絶瞬青青兮鶴髮衣縞素兮簪荆凛冰清兮玉潔

冰玉兮消毁播芳馨兮曷有窮已桑田兮海波矢貞心

兮没齒蕙葭蒼蒼兮露為霜有子有孫兮奉烝嘗壽考

兮百杞願言兮樂康淝泉包軬

陳母節義詞并序

陳寳生父思恭登以海賈溺死母莊氏有卓行史臣王彛高啓皆作傳予讀其事而悲之為述陳母節義詞一首俾閨房女子咸可以歌焉庶幾乎所謂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其國俗者也詞曰

陳母節義誰可及二十守志今六十家本泉州身姓莊戸版抄入商人籍夫陳亦是海鹽商遠來壻莊圖久長莊時年當二十四于飛和鳴雙鳳凰豈期得子纔四月

幡然去作諸番客海中使船惟信風倏忽千波萬波隔五稔弗歸鄰媪疑情以諷莊欲嫁之正辭厲色却鄰媪將馬置此呱呱兒久迺陳從海外至子生五年能棒雉銀燈坐照夜堂深勸諫夫陳詞不已海中日日生風濤千金之軀同一毫人非金石當自保北斗那共黄金高夫陳耳聽心不悟趣裝出門衣楚楚莊憂水底有蛟龍陳恃蛟龍莫予侮信迴乃在九重淵莊走入房羞見天引刀自刺刀墮地哭抱孤兒仍自憐指有此兒堪嗣續

不爾從陳葬魚腹良人雖沒天可移紡績教兒買書讀兒名寶生既長年知父之死常泣然母告汝父之海鹽有子盡典祭祀田汝往贖田還祭祀妾身無愧歸黄泉寶聽母言即長往未知海鹽先採訪果得前兒名寶一泣訴二天成俯仰歸復母命母大喜恨不相與攜手至轉頭滄海作桑田奉母還鄉談笑耳兒一亦來拜母壯母子三人涕淚雱浮雲行天失變化鳴鳥集樹休翶翔寶也奉母孝益謹母子更相為性命母呼寶也語近床

償汝父錢名石章章負船錢令繫獄汝父雖死錢須償
喚婢賣珠還寶送泉人義莊作歌頌十子不如一女英
男兒負義真何用天朝史臣高與王大書特書相發揚
傳寫滿紙作龜鑑無不讀之眉目張誦莊之賢無遠近
夫婦綱常自莊定關睢之詩今復作還有刪詩如孔聖
三光不滅天地存孝子錫類皆弟昆陳母節義天所報
駟馬何獨于公門廬陵張昱

右陳節婦義事太史氏旣為文以論列之矣廬陵張先

生旻復為作詩以詠歌之辭詳義覈雖庸夫孺子亦莫不感慕興起恥為不義詩之為教豈不有裨於風化哉

錢塘白范題

海水謡美陳節婦也節婦梗槩見於蜀郡王君傳故予又託之風謡云

海水肆蕩潏海風驚皺揚蛟鼉屹如山呑舟雄吻張泉南有客值氽毒船中金珠量斗斛捐軀竟入無底淵魂招不來仰天哭深閨少婦二八年蓬首何曾較醜妍鴛

鴦樹上顛朝日蝴蜨華間愁暮烟海波欻翕如鼎沸鼓怒殺人何日已妾心誓欲訴皇天願遏奔流作平地兒今長大奉母慈貞孝一門咸見推吁嗟碌碌同草木國史幾人名姓垂淮海秦約

人生重節義懿彼烈丈夫丈夫固不少節義亦豈無二者求其備備者何其狐泉南有莊氏容色美且都質雖女子行性本丈夫徒初莊贅陳姓生子四月逾夫陳事海賈五載行踟躕父母既淪没生死誠殊途幸兒脫襁

褓澹妝去襜襦芳年躬績紡白晝扃門閽待陳期皓首
遲子成童烏鄰媼甘說舌濁我冰玉壺萬一所天在不
在亦不渝謝絕語未泠陳歸匿坊隅逆料已為鬼莊也
元無殊叩户桐花落逕庭羅榛蕪驚顧下機杼悲喜交
相紆呼兒出拜父升堂已無姑變故雖不一且為門祚
扶春水方浩蕩牙檣起鷗鳧陳復別莊去萬里仍長驅
終焉溺外域一死當與俱居喪禮甫畢遣子師明傳詩
書苟弗事何以繼遠圖媼且託陳友為彼行覬覦所天

昔杳杳我子纔呱呱天邈子實幼且不生異趨所天今
失戴我子非鸞雛惟思樹陳業何暇滋它虞天或子弗
育我亦有隕軀媼罔識輕重徒以紫亂朱豈但葆全節
高義兼能敷陳先内潄女有子生同吾命子謹兄事童
稚庚田租宿質既歸復庶足充饔餔但使不失所何曾
較錙銖子復拜兄嫂兄嫂俱云殂唯餘一弱息歸養推
友于母慈及異子子悌覃兄狐嗟子胡能爾母氏教所
孚亦嘗僨石楮計子與母符石固綏陳入陳也遲石輸

陳逯客流巳石繫泉獄拘莊曰非巳出疇能濟區區迺
東嫁時服乃摘塵鈿珠不獨酬宿契或者伸無辜高義
同皦日聞者咸唏吁況復全節竝丈夫能然乎袒肉謝
恐後牽羊走舍愉前懼鼎與鑊後畏鉞與鈇莊止一里
婦如此非求沽嫣子入新傳天性不受訣王君播大雅
素絲無霑濡顧我重擬古為爾傳懿模下以立人紀上
以昭皇謨山陰胡龍臣
迢迢南海水波浪無晨暮一葦萬里杭逢彼蛟鱷怒良

人竟漂溺浩蕩隨烟霧海水無時枯妾恨何由訴擔將沃焦石去築良人墓之死弗二天秉節金石固煢煢膝下雛愛惜如寶璐塵凝玉鏡臺青怨芳年度床前明月光照妾見情懐兒大羽翼成豈不懐乳哺春暉照高堂叢萱湛晨露母兮喜及養母也增哀慕金堅金可鎔松堅松可蠹貞哉陳母節永言垂竹素河南陸仁

陳氏婦莊姓有大稱其賢若古之名婦也噫可不與之夫佩乎夜光之璧者人為之改容却立鬼為之走以其

氣如白虹好莫如馬莊令能樹立節義以照暎當時如奇男子者抑何異於佩兹壁哉錢唐王誰於笙鶴軒題

海水操陳母莊傷其夫溺海死作

海水蕩潏兮茫無津涯夫君一去兮杳無還期為死為生兮曾莫我知欲往從之兮襁褓有兒同室同穴兮我志獨違恨深海水兮曷其已而安得變為桑田兮民無墊溺舟無傾危豐城余詮

陳節婦行

憶妾年始笄妝成羞出帷嬉遊憎女伴那解弄花枝自從納夫壻低頭事針指初看秋月圓再見春風起值君促行裝去作海南商蘭缸堆落燼親手為縫裳三霜無一字浪語傳君死空林對嬌兒夢越風濤裏夜夜卜燈花朝朝占鵲喜繡户亦慵開朱樓未嘗倚忽聞報君歸拭淚下春機番禺幾月至還著去時衣笑傾金榼酒重理玉琴徽終身得棲託情意兩無違君心易離隔愛逐遠行客北風催挾柁共發廣中舶半路訃音迴含啼燈

下折痛君千金軀竟作沈淵魄花顔洗紅脂緑鬓生白絲却收盤龍鏡罷照雙蛾眉自憐為君婦少小無嫌疑一首戴一天貞心終不移陳留阮維則萬里風波百折灘夫君不以别離難三年竟失刀頭望半世空成夢裏歡誰復為文招海賈且須教子服儒冠令觀太史書貞節不媿幽魂地下看丹丘吳儁

題常宗王君莊節婦傳

抗節誰稱斷臂婺皇天空谷照貞姿何人得似馮丞相

易主班迎獨任之倪瓚

次倪徵君韻

貞節誰如恤緯嫠凜然松栢歲寒姿姓名今日耀編簡班史文章復見之呂楨

陳母當年事可論良人早歿一身存倚妝忍對綳兒面剪紙重招海賈魂大節已曾書太史壽儀方喜祝諸孫清朝正此崇貞孝佇看烏頭表大門長平殷奎

嗚呼五季之時忠臣節婦苟無歐陽公之文以發之則

其精神心術殆不能光顯明白若是令觀常宗王君陳節婦傳益有以見操史筆之不易也張紳

明人題陳氏春草堂卷

春草堂記

余官京師時嘗見蜀郡王君常宗傳溫陵陳節婦事甚偉及解秩還陳節婦之子彦廉方僑于郡之東倉築堂海上奉其親來居取唐孟貞曜詩語扁曰春草介友人徵予記焉余雖閒居田里文思荒落然旣嘉節婦之行

又喜其有子也於言能遂已乎夫貞曜之詩言人親之愛子於其有行也念慮周至如此區區之孝不足以報其恩猶寸草之微無以答三春之暉斯固為為游子者而作也自海内兵革人子之行役于遠貽親之念如孟詩所云者葢不可勝數皇上啓運脫吾民父子於水火欲與之休息使陟岵鴇羽之音不作故如彦廉者皆得以養其親而樂於畎畆之中何其幸耶彦廉旣能不自佚逸力營斯堂以娛親心以稱上意且不敢苟以為足

又取此詩末章之誼名堂以自厲焉豈不重有可嘉也哉當春陽旣舒土膏潤沃彥廉從其親遊於斯堂之上顧草之生於庭者甲蘋發拆取是詩載歌而興起之則愛敬之心有不與之油然而俱萌者乎雖然時有代謝則春有時而徂物有榮悴則草有時而衰親之恩無窮則子之思報者無時而當已也彥廉知此而求之凡所以致養者朝夕若不及焉使吾親融融熙熙以樂餘年於昇平和氣之中則斯堂之勝無時而非春無草而不

榮矣若余不幸早失怙恃欲報之而不可得行視丘隴於霜露秋草之間彷徨怵惕思欲如彦廉者其可得邪以余之欲為彦廉而不可得則凡得為彦廉者可不思所勉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彦廉歸寘吾說于壁俾登堂覽觀者亦或有興起之心也夫洪武四年九月渤海高啓記

春草美陳孝子也孝子築堂海上以養母以春草名豐城余詮故作是詩也

嘉爾春草煥乎堂楣遊子有懷朝斯夕斯
草之於春如苗芃芃宜爾令母福禄攸同
孰不有母甘旨有違春草有堂孝養及時
孝養伊何定省溫凊顧瞻春草寤寐是謦
春有代謝草有榮枯母恩汪濊終古不渝
太史有文我歌以續凡百君子春草是勖

春草六章章四句

春草曲有序

春草堂者陳母莊奉養之所也莊以貞節著其子彥廉恐其事湮沒請於翰林危太樸以作傳高季迪以作記可謂能盡孝者矣予嘉其志遂作春草曲一解使歌以悅其母之心是亦古風人之旨也

春草堂前春日好春陽纔動勾萌早裙腰一帶湖上隄今見羅生堂下道烏銜樹中顛倒植猶托孤根土膏抱萋迷綠色宛如罽雨露滋榮不枯槁堂中阿彌鶴髮垂蘭佩茝纓珠絡褓草心遊子念恩愛坐抱春暉祝難老

祝難老願莫違合離忘憂豈殊種蝴蝶忽來飛上衣春明芳草履綦迹一度春風一度宜淮海秦約

春草說

春之為令始四令也三令之氣皆所以終春之氣不有其始曷於以終春之氣也葢亦博且大矣凡物一受春之氣而草木其易生者草之為物一昔而蔽原隰信宿而窮莽蒼其尤易生者乎以易生之物而受博大之氣天地之間無隟壤矣然春之生物也不自德而受其生

者則不可不德之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而春者父母之生氣也受其氣則當知其所自出一草之微猶然非草之微者其謂何哉人之於天地之間猶草之盈壤地也草之盈壤地無知也猶當不忘其所本人之於天地之間亦靈矣顧可忘其所本乎天地者吾祖之所本吾祖者吾親之所本而吾親吾之所本也吾之所本報之宜如何耶即其能為而為之不遺其餘得為而為之不至于過亦足謂報之歟古人所以輿寸草之心難報三

春之歎也烏乎昊天罔極終能遂其報哉雖然盡其道以自治存其心而不懈亦孝子之善處矣溫陵陳彥廉氏題其奉親之堂曰春草徵予申其義也為是說以貽之太原王行

春草辭

陳母莊早寡以貞節著聞其子寶生字彥廉能養嘗作堂奉母且自謂母恩無窮而難報因取孟貞曜游子詩語扁其堂曰春草高太史季迪既著為記予復為作春

草辭使歌以壽母益欲子之心與母恩同無窮也其詞曰

春草兮青青羅生兮滿庭望王孫兮不歸紛百草兮愁人叶如之翻結幽蘭兮佩之采莫采兮江離東風發兮芳渚晞朝暾兮以雨蓀亦樂兮有母叶滿補翻日承顏兮堂下叶後五翻把瑤草兮瓊英叶於良翻日方永兮歲未央羌進拜兮羞予觴春欣欣兮百草生叶傳王翻草生兮有心叶思容翻春復春兮馬窮蜀郡王彝造

春草詞

泉南陳彦廉氏少孤中鮮昆弟作堂于婁之上奉其母莊以居名之曰春草為製春草辭六解俾寘之堂壁或可少朂孝養之意云

堂上采衣斑戲舞虞親顔俯首堂下草生意待春還

春還芳草碧子長賴母力草色有枯榮母恩無終極

嚴霜摧老榦弱蔓緣孤根春至青陰滿難酬雨露恩

既無池塘夢肯作王孫遊願身化為草根葉鎮相樛

薫風被螽葛兒衣衫稀綌一縷與一絲咸自母手績主婦能調膳升堂俱旨甘草蔬郎自飯舉案對宜男

汝陽袁華

春草堂賦

夫人之異乎草木者惟心而已矣況春芳之發妍見生物之流靡布陽光之滿目溢和氣之千里或荄甲之怒生或肖翹之竝起彼敷秀而揚英皆聯芳而競美雖小草之含滋亦春陽之所被感弱質之無情念生成之有

自時其芳雨旣歇新緑乍揺碧波如剪翠烟未消曳羅
裾之一色迎舞袖之雙飄乍豐茸之旣接忽空濛之已
遥沐晨光於晞露散芳氣於微飈烟融暖以薰人日照
影而齊腰鳥飛沒而青山欲盡人醉臥而紫騮不驕悵
王孫兮歸未得思美人兮不可招歎金谷之銅駝連别
愁之冉冉慨姑蘇之麋鹿接麋苑之蕭蕭若春靄華
堂雲連新構高節清風秀眉上壽散簾幙之春暉焕庭
軒之白晝映鶴髮之慈顔承綵衣之輕袖並緑筍以倶

長偕紅萱而競秀表慶澤而彌芳吐華滋而益茂於是
詠白華之句誦柏舟之篇悼嚴親之既沒當賢母之盛
年抱遺孤而掩泣守初志之弗諼念劬勞而撫育實保
護而生全心不移而匪石恩罔極之如天母之恩兮天
罔極欲報之兮心靡忒見芳草兮青青益永思夫大德
草生兮堂前願母樂兮高年母在堂兮壽且賢樂承母
兮笑言草生兮堂下上堂兮酌醑兒欣欣兮樂且舞願
祝母兮多祜母之心兮載寧堂之草兮載榮母何期於

報劬草焉知其發生彼孝子之至懷守慈訓而服膺諒人心之有託感物類之無情嗟夫古今殊時性情一致念行役者詠北堂思伯之詩賦別情者歌南浦斷腸之句池塘夢𥘉之獨吟風月庭前之交翠是皆風人之所致辭靜者之所取譬惟孝感之無窮仰恩私而弗替常存愛日之誠式副命名之義豈必登三吳陳母之堂然後識千里孟郊之意也耶謝徽譔

春草軒中隱几坐中有袁髯閑似我欲浮青海狎羣鷗

擬向鴟夷借輕舸二月水滿河豚肥子苦留我我懷歸
半鐺雪浪熏香茗掃榻蕭條共掩扉麝煤蜜紙齊梁筆
寶繪珍題品神逸洗滌古玉龍眠池臨搨奇蹤淨名室
紅螺捲碧春將酣櫝榔蔞葉嚼香甘夜闌更鼓湘妃琵
笙磬同音咏雅南別君此去何草草山為迴旋海為倒
令威白鶴會重來世人胡為易衰老倪瓚　是日袁君
子英同集軒中壬子正月九日也

春草堂詩

維林之隈維水之涘有美斯堂匪華匪侈
登堂云誰燕豈之親下堂何有小草咸春
春日暉暉春草離離罔極易報我心傷悲
春日煦煦春草嶷嶷甘旨孔足我心徂憙
睠彼春草一歲一榮親年弗載靜焉忽驚
日往斯惻日來斯惜毋金玉是寶所寶惟日
豈惟安之室廬之崇豈惟奉之口體之豊際地極天其
曷能窮

百年斯終多羅惟物迕幸雖有恃永哀失怙願今終身不離膝下始終厥事靡不由度

何辰云良徂躋公堂春酒斯饗以稱眉壽以祝具慶

林隈九章六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一章五句

句吳張適

綦履珮鳴左右閒佳兒佳婦及承歡天迴白日臨瑤席露洗紅萱出畫闌小爵注春宜燕適長裾曳翠可高寒

升堂拜母俱名士一記何慙在史官廬陵張昱

寄題陳氏春草堂

青青草色映簾帷壽母朝朝玩緑滋有句不緣春夢得旁人錯道謝家池始豐徐一夔

海宇昇平今一統化日熙熙萬家共孝子堂前愛景長霞絢晴光浮畫棟東風百草映堦生緑縟幽叢若新種生意應從樂土滋獨訝芳心露偏重孤衷未足報春暉陟岵仍懷九泉痛每嘆歡情不及施觴俎春秋寄哀慟猶幸庭闈慰母慈孝愛深期百年奉視膳晨昏有旨甘

婦饌中廚子親供筍穿寒谷忽抽萌鯉躍冰溪暗消凍承歡已自樂無涯願得長年兩眉縱壽酒傾來拜膝前杯酒椒花春影動慈容有喜正忘憂佳句無人空入夢衣上朝看碧色新母手辛勤表微縫兒生宛似草根芽長養還因昔培壅母今白髮映顔朱貞節傳人口爭誦題詩誰繼柏舟篇太史升堂有新頌陳留阮維則

春草堂詩

春日遲遲昭明有融茀厥豐草零露濃濃春日載陽休

有烈光萋萋萋萋零露瀼瀼父兮母兮懐允不忘念其先人經營四方死生契闊我心憂傷
春日遲遲燕燕于飛野有蔓草維葉萋萋母也天只思斯勤斯長我育我鬻子之閔斯欲報之德如之何弗思庶幾夙夜我心不違
春春遲遲葛生蒙楚母曰嗟予季行役適彼樂土誰其知之爰得我所有紀有堂築室百堵自堂徂基于河之滸相其流泉泉源在左於我居處西南其户

春日遲遲乃寢乃興焉得諼草殖殖其庭子兮子兮靡依匪母子有酒食嘗其旨否左右秩秩其俎孔碩南有嘉魚或燔或炙令妻壽母陳饋八簋洽比其鄰式燕且喜豈弟君子有孝有德敬慎威儀其儀不忒天錫純嘏如岡如阜如松栢之茂俾爾熾而昌保艾爾後俾爾耆而艾以介眉壽　春日四章二章章十四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二十八句集詩句河南陸仁

余旣為彥康記春草堂士大夫多賦歌詩詠之嘗

出以示余因復賦五言一首記之明年秋七月望

也高啓

靡靡堂廡草託根近華楹膏露旣濯芳惠風復揚馨匪蒙陽和力孰使微物榮中天馳景流青節坐易盈但憂德澤遠豈惜憔悴并願言相蔓結嗟彼春逝程寸心雖難報拔去當還生

幾見東風吹草青一身偏自念初生從今白髮應重緑

歳歳春來母子情王彛又題

青青堂前草雨露日已滋微風一相過衆葉何紛披緊彼堂中人娛養方在兹芃芃生意足藹藹春暉遲草榮倏以萎母恩無時衰嗟爾孝子心不為寒暑移忘憂豈無萱愛日亦有葵羅生滿庭階孽玩足自怡奉觴介眉壽百年以為期我歌春草篇為續節婦詩江陰張宣

地軸回陽脉天光變物輝寸荄初被澤尺土盡生肥頡發因微雨萌抽藉薄暉匀分行迹黑細帶燒痕稀厭浥含宵潤蒙茸待旦晞野晴光動日江煖色侵衣不入詩

人夢誰懷遊子歸舜田同冉冉堯日正霏霏報本知心切銜恩愧物微願生仁孝地柔綠媚庭闈吳郡張委

春草堂銘

溫陵陳彥廉作堂以奉母扁之曰春草葢取唐孟郊詩語也吳郡申屠衡為之銘曰

渠渠新堂厥位面陽吾親來居載燠載凉青青草薉色映窻牖匪蘭而芳與萱偕茂念昔天寒繁霜夜零凝陰慘殺枯荄弗萌陽春旣還百卉均被覆以恩光煦以和

氣或蔓而延或株而連緑柔風偃碧萋烟綿仰瞻陽暉恩深罔極不滋而榮不壅而植寸心之微陽德之溥雖欲報之於暉何補報雖不能奚敢怠忘矧於養親及茲壽康時以序遷流景易失吾養無違孜孜愛日物以春榮亦以秋悴吾心有恒匪懈于內鼎列肴珍匜浮醴醇融融洩洩無時不春人孰無母母為節婦人孰無子子孝且友池塘有夢王孫不歸賦詠雖工風教曷裨凡今之人孰無秉彝載登斯堂視我銘詩

陳氏春草堂記

婦以節稱尤士以義稱美斯叔世之論惟是婦士不可以節義稱若不可以一德名者斯士斯婦始不為斯世異故婦以節稱非婦之幸也廿節不著乎夫婦陟方不傷乎鳌降柏舟之誓聖人獨悲之易書之世詩春秋之世莫得而比矣陳思恭妻莊年廿四嫁逾年而生子子生四月而思恭賈海外音問不得聞者四載衆謂思恭已死莊悉屏去華飾織紝為養育計或諷之更嫁輒慟

哭連日夜行路悲焉亡何父母俱没莊無所依矣尤能撫其子使學不廢一日思恭得間歸感莊之義為好日篤明年思恭復航海去竟溺死島中莊居喪人不能堪日課女紅為食且使子就外傅今生三十有四載矣積學好義以資張大其族大人先生樂與之遊莊今五十有八得享其奉安居鄉里歲時賔客上堂奉觴莫不咨嗟嘆賞以為為善之報聞其風者為之震厲自立兵興三十年來其鄉里婦女以節義動人耳目者不可勝數

皆莊之化為然嗚呼自氣運之降天道變於上矣而日月之失度五緯之錯行天有不得而止之地道變於下矣山崩川竭草木禽魚之夭折地有不得而止之惟人也乃於天傾地覆之時風頽俗敗之日獨以身焉一身障狂瀾於既倒支大厦於將傾刀鋸斧鑊不得以易其守爵禄富貴不足以變其中天道以之而定地道以之而寧人紀以之而立則以節義稱之又非婦士之不幸矣太史危氏高氏王氏皆為節婦立傳傳四方矣余别

為序次書之於堂以為記使登者有所觀感莊子名寳
生字彦康堂名春草壬子歳十月既望齊郡張紳記
武原陳孝子性禀由自然痛父為海賈身没歸九泉母
分志難奪誼不從二天撫育膝下孤辛勤三十年孝子
既成立慕學崇儒先壽母樂且康采裾暎華顛堂前女
貞木枝榦金石堅堂背萱草華顏色春光妍女彛鼔天
和感物懷其恩色養志毋違喜懼心卷卷芳園采冬筍
曾冰踊寒鱗擷蔬飯嘉賓道義日討論墨星爍緗帙琴

薦鳴朱弦茲堂庶永久俗厚風已淳援豪枻婁水賦此

春草篇南昌盧熊

明人題泉州兩義士卷

泉州兩義士傳

孫天富陳寶生者皆泉州人也天富為人外沈毅而內含弘寶生性更明秀然皆勇於為義初寶生幼孤天富與之約為兄弟迺共出貲泉謀為賈海外國天富曰爾毋一子唯爾吾不忍爾遠爾毋涉海往異域吾其代子

行哉賓生曰吾母卽若母也吾卽遠吾母惟君以為母吾行又何憂焉於是兩人相讓久乃更相去留或稍相輔以往至十年百貨既集猶不稽其子本兩人亦彼此不私其有一泉其所涉異國自高句驪外若闍婆羅斛與夫東南諸夷去中國亡慮數十萬里其人父子君臣男女衣裳飲食居止嗜好之物各有其俗與中國殊方是時中國無事干戈包武庫中禮樂之化奐如也諸國之來王者且颿蔽海上而未已中國人之至於彼者如

東西家然然以商賈往不過與之交利而競貨兩人者雖亦務商賈入異國見此兩人者為人有特異也自王化被海外且及百年中國之人至彼如此兩人者亦不多也此兩人者適身往其地而親其人使其人皆見而信之有切於所傳聞者兩人異姓也長為兄少為弟如同氣然異國人曰彼兄若弟非同胞者吾同胞宜如何寶生之母早寡不載嫁辛苦待其子有成寶生至言其母事則泣天富亦母事寶生母每忼慨為諸國人言其

事輒欷歔乃巳異國人曰我與彼皆人也人誰無父母夫婦子孫者兩人客萬里裔闕動必服中國禮俗言必稱二帝三王周公孔子又能道今國家聖德神功文章禮樂與凡天下之人材異國於是益信吾中國聖王之道海内外可共行也異國有號此兩人者譯之者曰梟州兩義士也中國之賢士大夫聞之亦皆以為然云天富字維善寶生字彦廉今居吴之太倉方以周窮援難為務寶生母事別有陳節婦傳

嬀子曰余讀周書王會篇闕之國衆矣而皆納貢周邦孔子周人也欲居九夷然未往也今孫陳氏以商賈往且猶義動乎彼豈其讀古聖王書慕義而行之邪不然何其居闕而能若是也古語云放之東海而準余於孫陳氏見之矣至正二十五年秋八月蜀郡王彝生製汝陽袁華書

泉南兩義士歌

泉南兩士陳與孫少小相約為弟昆合䟽成戚契誼重異木纏結如同根升堂握手出肺腑交拜二母開罌樽

具舟期賈海外域欲度闕𣒃窮崑崙滄溟東望浸天瀾
颶風怒攪波濤渾天吴恍惚出怖容掀舞蛟鰐飛鵬鷃
孫言陳宗惟汝在逺涉巨險吾宜奔汝親頭白倚門切
慎弗輕去違晨昏相讓不得乃更往桂席遥指扶桑暾
望山行覓島中國舟服通譯侏離言尋烟暮投薜荔屋
趁虚畫集桄榔村踰年還家喜得寳木難火齊并瑤琨
探囊用取兩不較彼我屑屑誰復論急難相援誓終始
時節燕慶烹羔豚義風久已動殊俗椎結相見知欽尊

我聞同氣有爭利鬩墻往往隳家門及看結交喜歲晚盟槃未撤渝情恩管鮑居貧乃共濟餘耳微勢終相呑如兹二子古亦少簡牘可使他年存作歌為繼王子傳薄俗視此應堪敦渤海高啓

余行海上孫君止余其舍座上經生碩士連日夕談說不少厭君長七尺餘慷慨負氣節家僮力役百人君不急其事獨聽余論議不食不舍去陳君好蓄古書史圖籍能一一辨問其義理隱微常抱卷若帙數十抵余燭

屢見跋尤亹亹無窮二君皆有母欲歸省造大艘如長陵謂余言將伺風海上南抵泉廣且游闍婆高句驪諸國訪異人採藥仙人所居歸以為母夫人壽又豈止好義如傳所云余方老且數奔走齊魯燕趙肌肉消于馬上欲從二君浮舟求邴寧者休馬二君舍我哉齊郡張紳

昔管夷吾少與鮑叔牙游以義相尚嘗為賈分財利多自與鮑不以管為貪知其貧也嘗三戰三走鮑不以管

為怯知其有母也管仲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鮑知其賢薦於齊桓為相遂霸諸侯服夷狄春秋既
傳其事照耀簡冊而後世以管鮑為美談至今傳諸人
口不泯泯也泉南孫氏惟善陳氏彥廉亦皆以義相處
共出貲為賈杭海外國孫以陳有母在不忍遠去代其
行至貲集嬴羨利百倍一髪不自私亦無錙銖計較于
方寸間義聲感動蠻夷異域稱服其美往來萬里華裔
間皆談泉南兩義士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孫與陳

其義豈異於管鮑哉嗚呼朋友以義合也余每怪世之人不以義處而以利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同居之際暫相顧慕同飲食笑語暫相追逐拜父母託妻子傾心腹露肝膽指天地鬼神為誓生死而肉骨者疑若可信及至勢窮則好絕利盡則交疎一有毫髪利害則付之茫然略不相顧甚乃反相賊害者有焉其愧於孫陳氏者多矣至如人之兄弟同一父母也手足同一氣也間生釁隙父母在時視猶塗人親沒酷若仇讎其得

罪於名教為何如比孫陳氏交雖異姓義同兄弟者又有間矣余自閩南來游浙東西過吳門適道多梗遂浮海東歸邂逅惟善彦廉同舟初相見時未知其為何人及出示袁子英所書王常宗作兩義士傳信知其倜儻尚義之士也從容間來求余文余撫管鮑之事以表二公之義又以為世道之一慨雖然人之大倫朋友居一不患人之不能交惟患其交而不能久久而此心不移者為難君子慎終如始此全交之道也余又於終篇言

之以為贈是歲己酉春二月前從仕郎泉州德化尹永嘉林常伯庸父撰

泉南諸山何𡽫嶇清源洞天仙所都赤朋開刲風氣舒玉檢丹書閟神符重樓複閣山之隅鳥道百折非一涂雲旂晝下徃蝯呼鈏輣格磔啼鷓鴣松梻謖謖吹笙竽芝蘭蓀蕙春芬敷巴且華黄茘子朱羽人飛行天為徒或跨白鹿騎於菟挾以鸞鵠從雙凫東窮弱水窺蓬壺亦有莆田列仙儒以鞭鞭石石受驅長橋横波龍脊痀

下通舟船上軒車琉球一髮雲外孤蠻蜒出沒乘舢艫
南金大貝犀爲珠川傾山積來委輸九夷特立青蓮柎
秦君屏跡賈不沽閉門著述與世踈有唐卑相陳諫書
謫宦南遷鳥在䇄室家既遠身乃瘉爲卜兹山藏其軀
感懷友義増欷歔尚存丹竈亭已蕪山川清淑氣鬱紆
維縣陳君生絶殊提孩嬉戲共里閭翻若丹穴雙鳳雛
下覽德輝瑞唐虞又若汗血天馬駒奮迅豈與駑駘俱
南遊百粤北燕闕　偲偲切切相友于志堅金石矢弗渝

管鮑陳雷張范如寧競錐刀較錙銖朅來婁江佳斯須
城南新僦宅一區前槐後柳蔭屋廬草蔬同飯步同趍
慨彼薄俗肆覬覦附勢逐利情愉愉刎頸之交漢耳餘
反面仇敵良可吁以柳易播忠誠孚高風千古敦薄汙
歲寒松柏知後枯好事繪寫開新圖我作歌詩匪從諛
願子善保慎厥初　右舊題孫陳歲寒圖重書於義士
傳後汝陽袁華

右泉南兩義士傳蜀郡王彝常宗所製也義士者何孫

天富惟善陳寶生彦廉也兩人者之事常宗傳之詳矣余故弗道竊獨因義士之名而重有感焉昔者先王之世人有恒業士農工賈列之四民農以資稼穡工以利器用而賈以通懋遷惟士也若無所職於其間蓋其服勤乎詩書周旋乎禮樂出入乎仁義而被服乎忠信者殆農工賈之不類然亦不能不與之而俱化也自先王之敎不行農失業於稼穡工失業於器用而賈失業於懋遷夫士也於詩書禮樂之化仁義忠信之澤亘百世

而不可易者亦相率而喪其所守噫四民失其業可勝歎哉今觀孫陳氏二子之事有不能不為之慨然者矣夫二人者皆以賈為業然皆能以古道自處不屑屑於貨利而惟義是圖至使遐陬海壤文身雕題之俗樂聞其風皆以義士稱之賢士大夫與之游者亦皆喜談而樂道之抑何以致多如是耶豈非去古既遠先王之教幾絶有能篤古道於寂寥千載之餘君子予之唯恐其或後歟故夫四民各專其業者分之常也昔也士之業

農工賈能為之今也農工賈或未失其業而士之業乃并與其心而失之農工賈失其業不害其為農工賈士而失其所守其不為農工賈之所鄙也幾希若人者之業固農工賈之一也若人者之心為士者有弗之及也業農工賈之業心士者之心余乃今失之於此而得之於彼矣余聞之名者實之賓也名弗稱其實君子所不道也於此有人焉薄財利崇信義不專士之名而有士之實則夫遐陬海壤文身雕題之俗稱之曰義士者宜

也賢士大夫喜談而樂道之亦宜也夫旣有關於風化之厚傳其可無作乎余懼世之人緣名而失其實鮮不致疑於孫陳兩義士也於是乎書吳郡謝徽識

泉南兩義士異姓乃同心同心而同居利兵能斷金不見橫海虹夢見海畔路夢隨春雪舞迴風思逐奔湍向東注婁江之水沄沄其波方舟容與遄歸以歌落葉不息飄揚無蹤大風雲飛嗟彼斷蓬人生乖離式與此同翩翩者鴻飛鳴相隨睠彼憸人我心實悲兄弟戕賊室

家瘡痍背義競利曾弗之思兩士相尚以義其誰似之

倪瓚壬子春

泉南義士行

溫陵向南通海船販寶諸番共為客經年越險入風濤往返那復計身勞兩人一心金可斷萬里雖遥何足筭它人重利不重義翻手風波起平地衆中結交非不好中心如面寧可保君家兄弟非一姓肝膽相傾向明鏡可憐世上輕薄兒縱為骨肉亦生疑陳留阮維則

金石交爲孫陳二義士賦

金石交金不可折石不可磨泉南二子重義如山河金石雖堅無以過泉南之山若礪而嵯峨泉南之水若帶而委虵念昔髫髻約爲兄弟信誓旦旦生死靡有他義士各有母二母相好母視其子子視其母恩義弗少差歲時具酒食更相爲壽樂且和一出一或處或同凌風之舸萬里行鱷波南賈真蠟與闍婆東極三韓及暹羅歸來分金弗私有況彼義讓情尤多嗚呼一斗粟一尺

布淮南至今民尚哦嗚呼時之人兄弟相虐朋友為讐奈爾何金石之交古來有二子之義義甚都可以敦薄俗激貪夫鶺鴒為爾咏伐木為爾歌泉南移家來此婁之阿比鄰相接輔車相依二母髮已皤石可泐金可磨人心天理無時無猗嗟二子之義可以為世模豈無好事繪縑素寫作孫陳交際圖棋雪生河南陸仁

泉州兩義士賛并序

余在京師日與太史嵇岳王先生往還邸舘論朝夕弗

息一日與余言溫陵陳節婦莊之賢甚詳史氏以莊在
未可預元史姑述之以俟繼而大夫士多詠歌之為風
俗勵裒成一卷求一言於卷末余以事鞅掌未有以復
於先生也及還吳節婦之子寶生持嵇岳所製泉南兩
義士傳示余求贈又知寶生承家庭之訓尤能行古道
於今之時雖欲無言不可也嘗讀孟軻氏之言曰義人
路也又曰義之實從兄是也則是義乃人所舉足而不
可離者何世之人舍其路而弗由者滔滔衆耶其於所

親嘗有物我不肯屈下安知所謂從兄之道乎今觀寳生與同郡孫天富初約為兄弟共賈海外國二子恐皆離其親為憂也乃更相留十餘年百貨既集並不私有一泉其事親從兄之際曲盡其道周窮恤匱之事咸適其宜較之叔世之事不多有也非特大夫士稱其為義至若遐荒遠陬之闕文身雕題之俗咸稱之無異辭焉孟軻氏所謂人路二子不惟行之於其近而且無遠而不到異姓之親過於同胞其於義之實有不可勝用也

傳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又以見二子平居事親其有不順乎哉皆君子之可尚薄夫之可敦也故余既賦節婦詩復為贊以附義士傳後云

猗與二士異姓而親隱居行義冠乎羣倫望之玉潤即之春温允矣君子薄俗可敦句吳張適製

右泉州二義士傳迺蜀郡王彛製文汝陽袁華隸古事載甚詳觀其初約為兄弟謀出貨財賈海外國時俱以母在相讓涉險葢亦恐其危身以累及其親是亦可悲

也及後更相去留歷諸番國積十餘年共財不私感動番國人凡見之不以名必呼為義士是更可尚也今俱以老母在堂迎侍東吳太倉左右就養菽水之歡如一姓焉是以人士之樂善者莫不升堂拜其二母願從其二子游而母子者方以周窮恤匱為急不賢而能之乎是更不可不敬也且孫陳二士十餘年間歷外國涉巨險而身安母健非有陰隲在天則報施善人其能若是之厚也夫廬陵張昱述

明人題昆山水節婦卷

節婦傳

節婦李名惠蘇之昆邑人水德之妻也幼專靖不妄言笑閨女以貞烈著行者則欣然慕之年十九而嫁嫁二年而寡卽屏去繁飾誓死以守義服闋里人爭以禮聘者至十數不為之變媒氏則以言動之曰夫人年少而無子其如衰老無托何節婦毅然曰是誠何言夫天也天何二乎夫不壽子無有命也吾知守義而已安知其

他若亟去無汙我遂引繩自經賴其姊護之得不死聘者遂止洪武癸丑其宗以事繫京獄同産當連坐邑吏之任事者以勢要之曰若適人則可存李氏後不然俱蹈禍無爲也節婦忿曰若然則禮義可以危急棄也吾志決矣雖萬被誅戮無悔也至或有勸其無以居孀對者節婦不之從一以實對上官高其行以聞得護送還家業已沒于官無所歸矣節婦依貸所親僦屋而居紡績縫紉以自給其兄姊之孤女嫁而寡者嫁而失所依

者幼而未有歸者咸聚而食之閨門雍睦洎如也節婦年若干距夫卒已廿四年矣贊曰吾嘗觀古節義行事凜在人耳目意謂天地剛正之氣流行乎兩間其鍾於人者固不以古今異也是何今之世獨無有哉李氏誓死以守義當流離顛沛之際言論慷慨益久愈堅毅有丈夫氣謂非得天地剛正之氣可乎彼朝哭其夫而志它往聞李氏行事而不之慙者無人心者也故為傳其事以俟觀風者采焉

右昆邑水德之妻李氏年少夫亡無子守義孀居雖貧窮患難煢煢無依而志益堅能爲其無所爲而爲可無媿於曹文叔妻令女也世之齪齪屈身苟活者可無媿於李氏也哉錢塘陳先生潛夫爲之傳而李氏貞節彰矣蓋潛夫學行卓卓少許可其言足徵予三復之餘并識于後豐城余詮題

水德婦李氏節行詩序

彝倫風教之所由始也聖人筆之經昭乎若日月之垂

天而有目者覩矣然予觀乎詩二南之正王道得而政化淳其風渾渾爾也降而至于邶鄘而下之詩之風之變則有美有刺矣當是時詩亡而春秋作春秋則有褒有貶矣夫婦居室之常婚姻端本之要尤聖經之所慎重而十三國變風之詩其所美者衛莊姜而止耳衛共姜而止耳若牆有茨諸篇抑何其刺多而美寡耶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其所褒者紀淑姬而止耳宋共姬而止耳若孫于齊諸策抑何其貶多而褒寡耶予之感于

斯久矣適有以蘇之昆邑水節婦傳示予者其文則錢塘陳君潛夫為之其播之詠歌者則皆四方之聞人其信而有徵者耶當節婦之蚤嫠邑人爭聘之而不二至自縊以絕羣望此與衛共姜之矢死靡他奚以異及其身在胥靡或勸之無以居孀對冀弗與同産連坐者而節婦堅莫之從此與紀叔姬之不歸宗國而歸于酅奚以異彼豪猾吏又秉其危讋之以威而利誅之節婦尤慷慨拒于辭色此與宋共姬之寧逮火而死不肯少避

火以生者其志亦不大相異也凡此三節者能聞古人之風而興起有如萬一遇夫婦之變尚豈異於衛莊姜之怨懟哉於戲賢矣夫賢而得書春秋之法也賢而宜詠歌之詩人之㫖也予是以知斯世之不幸而有斯事也予是以知斯世之幸而有斯人也予是以知斯人之不幸而有斯哀也予是以知斯人之幸而有斯名也作

節行詩序蘇人金文徵書

緊節婦李剛而毅伉儷再期所天逝蓬首垢面屏珠珥

鄰媼媒孽言以說下無兒息旁無恃煢然孑立非遠計上指天日矢不貳引繩自經明已意伯姊往救出死地絕而復蘇屏浮議荐罹變故投荒裔執言不回身免竄放還鄉閭行益勵朝昏紡績供飲食聚兄姊孤一室內撫育教詔若已出貞哉沈江逮火艷之死靡他柏舟誓悲歌黃鵠以見志禮宗罵賊逮畫惠景行義桓旌厥懿緇車刺(闕)刀割鼻剪髮投井斧斷臂緊節婦李誠可儷陳子作傳庶無媿於乎偷生等犬彘汝陽袁華

良人應丞世貞婦自名門鏡缺人虧影蘭衰命在根斂容知顇色翻袂掩啼痕易斷生前誼難亡死後恩柏舟詩在昔媿我若為論丹丘吳儁

彼美水家婦節行端可許藁砧既云殁銜哀無告所踈櫺月流光形影相弔與一以貞自守長年事機杼厥志我莫奪矢言惟死拒托身比松柏冒受冰雪沮嗟嗟桃李花酣春媚芳墅朝開暮還落曷能久延佇載歌節婦詩敦風振頽靡吳興盧煥

昆丘故鄉邑一別三十年歸來訪陳跡衰草迷寒烟峨峨貞節門屹立山之前云是水德婦二十失所天黃鵠去不返泣涕徒漣漣之死矢不二節行金石堅吏以威福說媒以笙簧言了若耳不聞此心如井泉機杼玉指寒孤燈照愁眠僦居蔽風雨撫育諸顛連寥寥千載下睹彼節婦賢東陽沈中

水家婦李家女生長深閨好眉嫵適人未久移所天日日靈前哭如雨百年大義不可孤此心今知鬼是夫蕭

條白屋風雨夕青燈照影寒蛩呼東家媒孃曾致語誘以黄金百端綺古今一醮無改更妾身念之惟有死寡居紡績三十年生計粗遣天垂憐剪髮截鼻良自苦柏舟永矢同其賢持家守道非求衒節行貞堅端可羨鄉閭嘖嘖播芳聲千古清風著佳傳高平范中立

水家貞婦蕙蘭姿廿載孀居節自持陶女矢歌黄鵠操共姜誓死柏舟詩感時顧影臨鸞鏡舉案傷心對繐帷只恨同生未同穴九原無路不勝悲曲阜孔克讓

右崑山李節婦傳國子學正濳夫陳先生所作節婦年二十而夫死夫死無子守節者廿有四年今年幾五十嗚呼李氏誠可書也予嘗居崑山惟聞有王節婦一人不知有李氏葢王素多貲李甚貧鄉里不爲之表白故不見稱於人人也觀李氏之不稱於人人天下之無聞於世者多矣是可傷也是可傷也今制天下郡縣鄉保立申明亭以罰惡繼又立旌善亭以賞善予行南北見申明所列姓名甚多而旌善獨無一人豈真無其人也

人之不樂稱人之善善人之不得聞於世豈細故哉雖然李氏節行能使國子先生文之名公卿詩之天理豈不皎然明白邪他日良有司必有能承上旨意列名旌善光表其門者矣李氏之夫水氏名德為賦崑山五章章四句

崑山之陽有玉溫兮惠也如玉不可焚兮

崑山之陰有石儼兮惠也如石不可轉兮

下有別鶴巢於山松鶴唳皎月松號悲風

上有孤鸞棲於山栢鸞翔閒雲栢老積雪松柏可摧鸞鶴可伍惟此玉石勒銘千古　齊郡張紳

水節婦李能以貞義自誓臨難不回廬陵易恒作詩以紀之

厥俗靡義是履孝婦令女事有矣陳子作傳遲良史海枯石爛婦不死吁嗟乎節婦李

予覩節婦臨難時小人乘間以利誘其陷於不義婦拒以正論而止固婦之罪人也又能育其族無歸之子女

五人俾得其所則視世之享富貴而以塗人待族之寒餓者又何如哉尤婦之罪人也吁真可尚也已真可尚也已時洪武壬戌立春前二日書于强氏之書堂恒又識

婉而淑靜且寧玉之瑩冰之清一與醮同死生早不夭守㷀㷀矢弗貳遂自經志益厲行益貞事紡績撫嫠婷拯頽俗是宜旌淞南法詢

寒水無波不離井古磚作鏡何人信崑山節婦水德妻

持鏡照心不照影捲下鴛鴦衾擲却鴛鴦枕嗟嗟未亡人所天身已殞碧梧老去鳳單棲半點殘燈照孤寢廬陵廖敬先

人倫重綱常婦道無二天良人失和聲壁斷琴瑟絃孀居誓不續風化天下先既遭里人毀貞立無所偏身比青山石心如古井泉總使外物誘不動亦不遷闕旌善分別愚與賢遂令汙濁婦尤當思靜專雖得秉彝理更用文章宣潛光表淑德萬古日月懸淞南張徼

古之人以忠孝節義自見者必見録於史官以爲天下
後世勸否則立言君子以發潛闡幽爲事者亦從而書
之以告當世誠以天理民彛所繫不可得而已也夫豈
尋常細故哉崑山李節婦惠水德之配也年二十未有
子而寡誓死以守義今廿有四年矣吾師潛齋陳先生
實爲傳其事而節婦之幽光賴已白矣且吾師之言信
必傳世而行後而一時聞人又播爲歌詩以美之節婦
雖云不幸而托斯文以傳不朽則有甚幸者焉其姪李

進伯裒集若干篇裝潢成軸以示於余伏覩聖朝崇尚節義使者行部必孳孳以詢察咨訪為務有以上聞將見龍光下賁表異其門則於天理民彝益所增重矣豈不偉歟故感而為之書洪武十四年十月十日奉議大夫通政使司試左通政余熂題

人之有生不可不知其道且夫女事夫臣事君厥志終始無可渝者蓋夫迺天也可不盡其道乎同郡水德婦李年少寡居德容兼備紡績自養或以勢利誘之毅然

不答則見其志操堅確儼若秋霜烈日不可犯錢唐陳潛夫端友也旣為之傳言豈誣哉李氏能守其道而不失其節真可尚矣予雖不文每讀前代節行諸傳未嘗不掩卷起敬況乎今目擊而親覩之邪嗟時之人徒知有生之榮不知有生之辱大義淪喪小德奚足論歟使其知有李氏之風烏得無媿於心乎斯言膚淺尚俟國史采摭以警流俗云婁東曹亨

李節婦頌

豈有李女淑且貞兮爰配君子鳳皇和鳴兮夢未維熊夫歸杳冥兮晝哭素帷洒淚盈盈兮夜績青燈抱影惸惸兮巧言蠱惑欲效雉經兮之死靡他艱險履冰兮終馬永臧天理足徵兮義撫孤弱鞠育望成兮岩谷無人蘭蕙自馨兮霜雪沍寒松栢獨青兮一身秉節千載著名兮孰與為儔共姜陶嬰兮旌表可待光表門庭兮彼貳心者靦顔偷生兮鑒以衆目涇濁渭清兮老人作頌庶示勸懲兮洪武十六年秋七月既望司業王嘉會書

于彝倫堂

周道興二南之詩為正風漢廣白茅上作下應婦無有不由於正者周之教也陵夷之久變風於是乎作焉然則謂之正風者性正而習亦正也上之人能庶之富之而教之也謂之變風者性未有不正而習或變之也上失其道則下失其教非性之罪也故有天命之性不可無修道之教然變風之世去文王之教遠矣鶉之奔奔信醜矣無共姜之柏舟乎株林澤陂信無禮矣無宋伯

姬夜不下堂而火乎此性也不與變風俱變者也正變懸絶人品相去遠矣性與習之累耳若夫兵革外驅衣食内迫苟且活性命權宜狥風俗者屢變矣獨崑山李氏惠年十九歸水德二年而寡且無子邑人爭委禽焉誓不奪志於今二十餘年鄉黨以節稱而士大夫贊詠之盈軸夫然後知天性之自然有不待於邦國之教婺婦之闕全其良心是可美也

壯士在險身或辱婦也秉義潔冰玉崑岡孕秀氣清淑

脫笄解髢棄膏沐粒聚絲蓄佐不足强速於訟終不從

婦也高節烈士同自奮單弱保厥躬懷清臺高齊玉峰

名與婁水流無窮吳郡周南老

李氏女水德妻生來蕙質多令儀年方十九始擇歸二

十有一身巳髮崩城哭聲淚交墮化石望回情轉悲掩

却嫁時鏡愁對孤鸞影蜂媒來往漫自狂淨洗紅妝容

不整豈似春風楊柳花也隨蝴蝶過東家誓將守志只

如一任自穿墉作鼠牙將老無兒息夜夜挑事機織縱

令石爛海揚塵皦皦初心終不易陳君傳述名乃聞宛勝官書表户門北里西鄰羡貞節死别艱難那可說

郭子翀

彼美閨中質寡居當盛年柏舟曾有誓玉貌忍重妍寒暑頻交代堅貞自不遷儒林爭頌述文石看新鐫金華

吳沈

節婦詩一首

朱絲託寶瑟流泙寄綠水水枯泙尚在瑟碎絃不弛憶

昨箕帚初結言共終始錦衾幾何時潛寐闕不起羅襟

為誰開鬒髮為誰理寒脩何為來悲嘯發皓齒飛藿不

再陽豈無桃與李保此冰玉身見彼黃泉裏潯陽張來

儀

荼生根不移菊謝枝不離婦天一醮終不改天且可改

三綱隳傷哉古道久凋喪況乃造昧雲雷時昔為東鄰

婦今作西家妻小草有貞性人反禽犢為世無障川手

瀾倒馬能支彼美節婦李卓卓見所希早歲事良人舉

案與眉齊一朝破鏡飛上天二十四載甘空閨不事冶容妝不著嫁時衣皎皎玉雪操暗室生光輝繭絲麻枲躬績紡晝響刀尺宵鳴機女紅為養不自飽族有嫠女咸相依嫗言來黃惑彼寧知秉彝此心匪石不可轉憤怒竟欲以死辭貞義凜莫奪上有天翁知冥冥之中陰相之介爾景福錫爾遐壽樂哉黃髮以為期我歌節婦詩警彼薄俗漓惇惇女子能若斯男兒節義胡可虧烏乎男兒節義胡可虧節義不立非男兒華亭黃章

玉山之麓滄海湣清淑氣萃生令人西家有婦抱冰節
早歲即傷夫夭折髻螺不整鏡鸞空色槁形枯泪成血
泪成血心愈悲不比世間生别離生離尚有重來日死
别竟無相見時舊業不復存辟纑禦寒饑寒饑逼身節
敢虧艱難萬變志不移清芬藹江左奕奕無盡期況能
薰爾類同作蘭與芝山靈嘖嘖海神喜豈愁人世無人
知滄海或可填玉山或可摧貞婦心不可回淮南石光
齋

狂瀾奔注障者孰節婦李惠名㝡㬥惠歸水氏再臘伏
倐然一旦夫不祿荆釵布裙休膏沐之死靡他分幽獨
還諸女姪家穆穆女紅惟勤胥勉朂媒氏黃言汙貞淑
欲使冠裳等禽犢忽然自經兄解縛良人夜臺應瞑目
同宗連坐繫天獄僉言飾對罪可贖婦見上官以情告
官為上請還鄉曲吁嗟節婦義尤篤共姜令女真其屬
清燈半世守蓬屋松柏同操梅同馥皇華不日覽風俗
東觀直筆書汙竹婁江沈丙

崑峰李婦世稱賢二十孀居失所天冰蘖素持心匪石
衰麻忍著淚如泉機窻燭暗霜飛曉鏡匣塵昏月下弦
無子營生遭亂裡有身甘老未亡前自經不憤媒言惑
訴實寧教族禍連已報陳情恩特降即看歸里節仍全
閭門孤幼能重撫多士詞章喜盛傳誓比共姜名益著
歌諧陶女志逾堅昔年勵行應難並此日觀風孰敢先
自是綱常千古事好將貞烈續遺編廬陵伍介貞
子讀共姜柏舟詩未嘗不嘉其貞烈而嗟嘆也今觀崑

之節婦李氏葢亦類乎共姜者故大夫士歌詠之若其顛沛之際辭色慷慨與夫事女紅以活族之孤嫠者則共姜之所無而李之所有也若其詩見録於聖人而列於三百篇傳之天下後世者則共姜之所有而李之所無也如論其志行卓然自守而卒不可揺奪斯二人者葢異世而同符也嗚呼禮義之在人心不以盛衰存亡而變易之者於此可見傳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子於節婦亦云洪武丁卯五月八日河東呂昭題

嗚雎在河洲飛鴻度河流嗟鴻匪雎屬兩志能相投雎
生有定偶鴻孤無再儔緊彼物情正胡乃人不脩崑峰
水德婦志潔澄潭秋新妝識夫面年華纔二周良人倏
奄逝嫠居終白頭持此不二心誓死同一丘玉顏紅粉
淨翠幔蘭香妝泣血每自志悲思追柏舟世有未亡人
朝哭暮歌謳豈惟節婦恥重為雎鴻羞胡璉
當塗既失御典午紛披猖大朴日以漓薄俗徒悲傷孀
居惟令女獨以禮自防孤貞昭日月雅操凌冰霜悠悠

百世下擅美誰𦗟芳近聞李名惠乃能負剛腸守節志
不二臨危行尤良事輕鴻毛𢃄義重金石方撫茲異今
昔感歎心難忘緬懷穹壤間瞜瞜同耿光於焉表風化
庶及扶綱常長沙謝文
昔携箕帚順民風林末歸霞忽墮紅字寫桐花題品滿
眼明水碧海雲空治平好在共姜𢃄紡績今歸𨚗頌中
崑玉高寒三百丈山行不與舊時同王起
女之事夫猶士之事君當禀天地剛正之氣忠節雖殊

其分一也予嘗怪司馬公之作史也游俠者傳焉貨殖者傳焉而不傳烈女何耶蓋是時去古未遠風節尚存人知守一而已而不知他也降及東漢猶庶幾焉雖曹操之奸雄終其身不敢簒漢皇甫規妻寧死而不負其夫亦可知矣噫世道日降風俗日漓自元迄今得邑中婦之貞烈者三其中亦有幸不幸也其幸者朱虎妻茅氏旌表門閭名昭青史水德妻李氏策名天府播之聲詩亦已至矣嗚呼其不幸者則太倉周氏女於白刃之

下從容就死可謂難矣而采風者遺之獨鐵翁一傳存焉是可歎也雖然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豈復論其幸哉為臣婦者觀此亦可以少助剛正之氣矣縣人盧彭祖

婦以節行旌非古也世弊俗婾情勝禮欲奪義其能以節名者不有以章别之則奚足以振頹靡昭貞烈也節婦李氏事筆於吾友陳潛夫之文言可徵也足為世教勸嗚呼秉彝在人貞節恒事而世不盡聞者言未足以

取徵耳深可歎馬洪武壬戌夏六月望日周敏跋

孀婦青年志不羣鉛華寂寞幾經春簫中已斷孤鸞曲機上誰分采鳳文甘與寒梅同勁操肯將白壁涴緇塵惟應行義希前古贏得清名表縉紳章貢黃莊

禮義在人心耿耿不可滅所以忠烈人之死保名節世降習俗移斯事豈云缺今覿節婦行稟操早竒絶景慕節義事臨危見貞烈平居尚所難况當值縲絏慷慨出語言丹心更昭晰凛然範薄婣德與古先列崑丘秀而

高婁水清且澈先生為作傳端厚風教設後學朱吉
元氏失其馭綱常日以淪如何兒婦人節義乃紛紜含
笑蹈白刃謾罵殞厥身下至里巷間遠邇風化均崑山
水節婦賦質婉且淳閨門著懿行及嫁毋命中二載失
所天哀號感比鄰生死不再適願從泉下人或者諷非
義忽然興怒嗔禽行欲相汙雉經豈無因豪吏秉我急
要之結婚姻無由得上請戮彼滄江濆連逮獲賜宥仰
荷再造恩歸來家室盡觸目皆荒榛僦屋蔽風雨女紅

度朝昏寒食一盂飯泪洒水氏墳自從喪亂來大義久不振屈膝幸苟活多是厚禄臣廉恥道已喪臨危竟忘君庶幾愧此輩正氣時一伸聖朝有盛典旌表節行倫皇華采民風願以行實陳傳之史册内炳炳垂千春吳人錢震

衆人皆有偶孤生獨不辰既笄去親側于歸畢婚姻克配承君子率德義與仁好合如琴瑟和樂兩相親執手與偕老誓言豈昧陳誰云一朝異中道忽先淪瓶沈傷

綆斷鑑破惜鸞分空梁吊落月殘燈照孤魂幽閨離寒暑獨處値苦辛眷眷懷昔時惻愴淚沾巾生同世上匹死願穴中塵堅秉從一言終此百年身盧儒

予觀古之君子固樂道人之善然亦未嘗有名之而不副其實者誠以天下後世之不可欺也錢塘陳潛齋先生傳李氏貞節事歷歷可攷其必因其實而名之者耳不然則何以取信於諸聞人而又從而詠歌之耶嗚呼世道降矣節義之人不易得矣若傳稱李氏者可謂風

雨之雞鳴晦明之日月矣然則士君子不知其實則已知其實又安可不揄揚之以為薄俗勸哉抑又聞潛齋明春秋必知慎予奪之旨予故書此以表其言之足徵若夫叙其事之顛末則見於諸作者屢矣予奚庸贅曲

河林鍾跋

外録

鐵網珊瑚云予遊崑山曾過其旌門下歸然雙桓不勝感慨就於其地得觀節行之卷録之于行槖

中不久卷尋為他人所藏是亦得其所也録本計

一十二翻

明賢題沈氏植芳堂卷

植芳堂記

余友生沈君復吉授經余門又究習岐黄氏之學于世之名能者治其所居之堂扁曰植芳請記於余欲大其說余謂夫取諸身者莫若喻諸物取諸物者莫若驗諸身故志潔矣其稱於物也必芳學博矣其游於藝也必

芳行成矣其發於言也必芳言達矣其流於後也必芳
今欲以植木之術而為此身之喻植得其地而生生則
芳且榮矣然則此身之主宰者在吾方寸之地培之養
之蓁穢淨盡其所得於取物之效者近之事又推之及
人何莫而非學也豈世之所云小道者哉昔之語植芳
者曰董仙氏曰蘇仙氏董氏治人疾疾止俾人植一樹
杏計實易粟以濟諸貧蘇氏將仙去語家人植橘鑿井
曰後此必有癘癘吾人者與人橘一葉水一器即愈後

果驗彼二人者以仙術寓醫然跡其心亦可謂博施矣故後之善植者必稱董蘇云今生之植將不在乎此而在乎彼生起謝曰名言也書以為記會稽鐵史楊維楨

廉夫撰

世莫賢於董奉種杏廉於取財予獨謂奉之種杏乃其巧於取財也取財於人至於再至於三則已貪矣況不義乎取財於天雖歲取之不以為虐況所推與又一於義得不謂之廉乎二者之取其利一也然世知取於人

而不避其貪而不知取於天亦不失於康此奉之所以
高出千載而人不及之也吳中沈君復吉儒家人也幼
嗜書長而精醫不惟得董之學而又得董之心然嫌以
董自負故榜其居樂之所曰植芳而不曰種杏大凡以
術鳴未有不嚴其視瞻高其已能雖司馬季主猶不免
此惟儒者則不然以是觀之吾於復吉知為儒醫有不
待徵於色卜於言而無疑矣加以康於取財義之聲著
於人人則其去俗工術藝以求售者奚啻千百哉雖然

名可辭也實不可辭也苟辭其名而併去其實吾恐君之德不竟且不能無於陵仲子之譏則又過矣觀鋏厓楊先生文故既美其德而又規以中庸之道云洪武已未八月既望登仕佐郎國子助教江陰孫作識於中都國學之西齋

植芳堂銘 有序

人貴自樹立流芳遺臭皆由已而已蘭室鮑肆隨所入而吾身之得喪榮辱係焉故屈大夫慕芳潔而畦蘅陸

内史漱芳潤而游藝可謂能自樹立者矣彼海上夫遺臭為芳而逐之不止至穢德腥聞過者莫不掩鼻而嗟與栁子所傳江湖浪人奚以異哉雲閒沈君文舉子復吉秀而文文舉命其所居堂為植芳既已勉其自立而流芳於世而乞銘於友人申屠衡以交脩之銘曰孝子顯親在乎植身植之以芳德聞惟馨彼愚無知芳臭莫辨薰蕕同藏蘭芷亦變其變為何由不能植失身汙蔑曷以自滌沈氏有子亦既冐堂孜孜進脩殖學無忘仰

止前賢或漱或沐潔已潤身以繼芳躅

植芳堂箴

瞻彼萬木匪植不芳其植維何毋揠毋荒本浮則瘁膚闕則傷朝培夕溉迺蕃迺昌人胡不樹望洋馳騖德義罔修節槩安傳詭隨詐謀絺章繪句誕炫其能曾莫予步雲間多彥復吉乃賢構堂志顏植芳允鐫懋學敦行動遵古先復究岐黄胗視瞭然氣運旣明沈疴屢痊橘泉杏實流譽遺編于攟其功奚止蟬聯黎庶謷謷願起

顛連勉焉弘濟百世其傳

嘉樹發幽芳依依自舒榮陽條接陰穎芬馥播前楹之人事高潔坐閱岐黃經探源漱清潤溯流承德馨慨彼蚩蚩氓戕賊壞天形捐軀齊草腐遺臭汙編青以兹生物闕會我惻隱情熙熙布春陽藹藹登壽齡流芳被草木因人植嘉名殷弼

猗蘭被九畹嘉蕙滋百疇荃蘅與杜茝羅生交綢繆俟時苟不利蕪穢將誰尤朝吾芟宿莽夕吾漑清流冀兹

枝葉茂充子雜珮酌援琴發清商揚舲次中洲美人隔南浦延佇增離憂攬芳結繽紛日暮聊彝猶誓言寄所思川路良邈悠恒恐年不與鶗鴂鳴先秋陰風集中野衆芳委林丘蘭茝變不芳菉葹漫道周靈均去已久千載誰與儔英英雲間彥雅嗜窮冥搜靡蕪集遠思再感王孫遊何所無芳草子獨良好脩願言閱英采以俟知者求番陽甘瑾

植德期後昌種樹期後芳欽爾種植心躋闕咸壽康良

闕

在旦原野麗春光種橘惟盈井種杏必連岡橘感

引靈泉杏熟致餱糧羣物廣所惠高門屹相望恭承古

人意永闕福履將越人唐肅

高堂新構碧山隅緑髮仙人好隱居橘葉秋香浮石井

杏陰春暖繞庭除百年種德知能好奕世流芳信不虛

老我何時參妙訣東風門巷引柴車越人黄裳

翼翼高堂淮水潯亭亭嘉樹已成陰芝蘭佳氣晴薫户

金石丹光夜出林投隱且容高士傳衛生應得古人心

故家喬木今仍在信是當年雨露深雲間管訥
槖駝善種樹深得養人術宋人揠其苗苗槁死尤劇勉
彼植芳士鑒茲得與失非加培植功曷及滋蔓力湛湛
朝露希藹藹春暉白光浮丹杏林香動幽蘭室令德擬
同芳脩名當自立曾上君子堂微言聊暫述吳郡樊圃
高堂何渠渠衆芳列前楹羅生雜蘭茁碧葉間紫莖蘇
井誰可比董林安足稱若人休文孫揚芬藹聲纓厥子
肯云構樹德承家聲羌吾事姱節採秀擷蘭英托根一

失所不如蕭艾榮薰蕕世莫辨君子匪攸寧良時難驟
得捐珮緬子情閨中王舉

集陶一首

謂人最靈智衛生每苦拙所懼非饑寒將養不得節達
人解其會在世無所須羲農去我久空嘆將焉如念之
動中懷積善云有報樂石有時閒詩書敦夙好藹藹堂
前林灼灼葉中花枝條始欲茂春風扇微和弱湍馳文
魴靈鳳撫雲舞坐止高蔭下神淵寫時雨爾從山中來

相見無雜言赤泉給我飲乃欲飲得仙老夫有所愛養色含津氣遥遥望白雲蒼蒼谷中樹吳郡金珉

春陽被皋陸時雨浹初晨荷鋤臨前除闢壤當荒榛藝本日成列培根毓奇芬條枝及時榮薁茀韡以分服綵憩嘉蔭端居離垢氛眷兹世業繁德馨惟日新輿言用棄穢庶以樂吾真臨川李鎬

秀出東陽裔芳流自百年種來同太史封植豈韓宣術妙醫中最名香肘後傳滿頭惟白髮闕子為重玄州來

朱復

植芳堂銘并序

吳淞沈復吉氏好脩者也旣稔庭訓又熟岐黃書已人疾暇則植衆芳堂下芳葩更榮微馨迭浮因扁其堂曰植芳閒徵予言予闕菽粟麻枲用物也必植而後盛衆芳玩物也奚植之為哉復吉之意殆謂衆芳之托於林谷閒者固不假乎人也然而日爍霜饕有幸存焉者有夭折者焉其植焉者自芽茁至於鬱茂必培之漑之涼

之燠之俾氣力固生生之意蔑以息也若是則植而永其生者豈非吾以藥石壽夫人之比乎彼自生自育不假乎人者又非人之不仰藥石而信夫天之比乎吁復吉其知養生之道者歟至若比德君子特復吉劵內事耳兹不暇論為銘之曰衆芳之生靡賤靡貴根柢淺深悉胎元氣維此沈氏取而植之順物之性相土之宜痺者使滎幺者使碩金之王之贊天地之德勿愛而過勿忘而捐斯盡夫吾道斯全于彼天四明烏斯道撰

沈也江湖豪俠客藥術由來妙無敵世人往往推神功
轉覺流聲動京國茅堂雅構淮水濆開林種杏春紛紜
香風東來拂曙影芳葩盡散臙脂雲當軒自把瑤軫促
發興時時理清曲客來丹實每同飡恥學廬山换斗粟
懸壺負局誠足稱徒然遠引逃空名何如植芳住闤闠
奕世樹德懋羣生玉麈霞實世罕有活人不吝千金售
碎錦叢深酣晝遲青箱每為軒農究我生濩落亦已久
弱質憂痒娩蒲柳何當載酒看生紅共子幽窻論肘後

金華何與

雅志慕幽潔時芳此堂陰端居寡俗好庶得觀物心莞彼遲寸苗弱質恐不任靈雨及時降春榮萋以森晨興荷吾鉏逍遥步前林俟時冀明采敢使蕪穢侵靈均世云遠高踪邈難尋興言遺遠者媿匪瑶華音天台林右幽人澹無為植芳探所得蕭艾洊鋤闕芝蘭日盈積青陽霽吉象百彙含秀色時當讀書暇適意還杖策馨香襲衣袂笑慨愒盤石豈無遺世姿療病斯服食遐齡慕

松喬長揖謝塵跡於兹生意深終當適其適山陰朱武
荷鋤破苔碧繞屋蒔蘭蓀時雨脫然至衆芳日以蕃清
晨縱游目紅紫羅繽紛稠花灑零露含光射晴暾叢叢
蘊生意葉葉開陽春馨香溢窓户蒼翠沾衣巾坐久與
物化見兹天地仁乃知遂其性不在灌溉頻睠彼南園
叟愛過憂太勤爪膚驗榮悴摇本觀疏繁自謂助之長
詎識喪其真所以未霜雪往往皆湮淪我亦慕閒雅於
此頗有閑顧之尺寸土春來廢耕耘豈無抱甕力日斷

鄉山雲何時謝世鞅願卜爾為鄰洪武庚申孟夏七日

永嘉林鼎書于栩陽官舍

東家豪華勢薰天名園第宅相鉤連奇花異卉看不盡主翁每作花中仙西家買盡膏腴田桑麻極目如秦川所收倍利已山積况兼歲歲遭豐年東家一朝成瓦礫西家亦復人無烟爭似華亭沈復吉却向鳳陽開藥室年來雖讀岐黃書尤自胸中好儒術有地不種果與花有田不栽桑與麻常時高掉活人手旬日可到千千家

當知種芳乃種德無力栽培有餘力傾摧換作舊枝條
觴頽還成好顏色植芳只銷方寸餘萬頃田園竟何益
我知種者有自來此芳本自前人栽德澤連綿想無已
子旣傳孫又傳子會稽馬弓
玄聖製醫術功與天壤俱達人識其然昧者徒拘拘沈
君文墨士乃是俞扁徒鴻寶祕淮南騰身在天都嘗讀
養生論頗通種樹書閑徑十畝餘衆芳羅前除日出輒
抱甕興來時荷鉏封植不爽節生意紛已敷驗此草木

性悟彼造化樞茫茫六合内有生同一初仁哉軒岐心

誓欲躋康衢奈彼韓葛輩但復為身謀秉化遺白雲夭

札竟接涂我乏經濟才念子空嗟吁不知醫國士舉世

當有無楚雨霽南嶠春光蕩行車神方我欲究明當造

君廬天台許伯

植芳堂記

一元之氣播流于萬物周運於人身其生生之理未嘗

有異也故善養生者不觀諸己恒有驗諸草木其曰彼

鬱然而暢茂繁然而華實生生之理爲之也而吾之身獨無生理乎於是調之護之甚謹惟恐一隙之失以夭其生故其氣充而容寂雖至老猶如壯盛時平易恬澹邪氣不能襲蹈水火不能變如古至人者亦豈它道哉能順其生而已衆人昧昧然莫之或察瘁精神於形欲挫明虛於是非恣縱焦亂使本然之生凛如一髮猶草木當春夏之交見戕於斤斧聖人懼焉於是設醫藥之教方取草木味取甘辛量人之疾而投之以復其生意

烏乎其亦仁矣哉惜乎世之醫者皆希世苟處不足以盡知聖人之教也使生生之意反見害於草木之性毫毛之失千里之繆果誰之過歟吾未嘗不慨然為世太息也華亭沈復吉氏通儒書尤精心於醫術窮幾索微恍乎有得嘗曰醫譬如植木也能順木之生則其性可茂無失人之生則其身可壯故顏其堂曰植芳此復吉之高世之醫所以為不及也歟或謂復吉之植芳亦闕蘇耽之橘井夫人之病有萬不同表裏輕重邪滿虛實

各有其證而槩欲以一味之藥攻之非惟不足以復其生適足以害其生而已借曰彼神仙幻變之術可也而使復吉躡其故踪而為之其可得哉人見其事竒怪舉以賛復吉之高殊不知醫者之高固不在此能勿失人之生則善矣復吉以堂記為請予故樂為書之且以勸世之醫者洪武庚申二月初吉將仕郎闕府紀善天台王璞記

植芳堂記

雲間沈復吉來居闕中都東市口以三聖人之學嗚作堂以居問名於尊翁文舉父文舉以植芳扁之予嘗過焉見其崇檐層砌高下中度而窓戶洞開方席靜設足以延廣爽而滌塵坌也左右前後芳葩幽莛丹紅雜而文章爛也溎天晴旭芳馥薰蒸而融液透徹精氣入而麄穢除也因起而謂復吉曰此豈求名而弗得者耶夫芳之為言薰也薰與蕕對稱而不以相入猶小人之不得竝君子也薰蕕之莫辨也尚矣矧有知所植芳者哉

昔屈大夫著離騷以芳馨為仁為義為君子而惡臭為
讒為佞為小人是非取舍固有所分矣然而鶗鴂既鳴
蘭芷變而荃蕙化矣紛吾有此內美將馬珮蹇吾法夫
前修將馬程乎此原所以不忍屈身折志於上官靳尚
之徒而甘從彭咸之所居焉乃今聖運休明賢才彙進
復吉在輦轂下晦迹不耀而芳香自珍迺若有同於楚
大夫之為者意果安在哉噫君子之於世亦觀其所處
焉爾原以讒見逐者也三后之純粹原固不得而見之

矣而其言一則曰苟得列乎衆芳一則曰哀衆芳之蕪穢忠君愛國之心實拳拳焉乃今沈氏一門父子之賢堂構之重所以命名者若此蓋因其濟人利物之心豈殖其胥祚使盡夫人力之至以責效於天耳夫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方之屈大夫其孰多乎哉且夫天地以生物為心風霆之鼓動雨露之滋息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生物既遂紛紛總總不能以一端名也有人焉通其理而神其用天地之心在我矣心即仁也仁即所謂

德也植芳斯植德矣德盛則仁熟矣德之盛仁之熟馨香之聞豈特一堂之上哉繫之以辭曰歸哉斯堂紛其植兮芎著參苓閒芷朮兮靈厖夜吠變殊質兮天風斯征芬其苾兮孰其擷之筐筥積兮以煸以蒸或炮炙兮乜劑維良起沈癖兮咄彼二豎遠避匿兮民吾同躋仁壽域兮神聖在天同日月兮七經有書啓亘籥兮邈彼化樞生物育兮緊芳之植符爾德兮善植斯獲盡自力兮毋怠毋忘毋揠拔兮芬其難虧暢以達兮德音孔昭

用不極兮植之培之後無斁兮辭訖復吉以示其尊公
文舉父曰懿哉斯言也幾於橘頌矣意者先王其以古
人望女乎乃使來請書為記洪武庚申夏五月初吉鄉
貢進士四明鄭真書于臨淮縣學之潤齋